

目赋深情
系列 007

『逸哥哥……』女子张嘴正欲说什么，
却被男子纤长的手指轻压上樱唇，
漆黑如墨的眸，如同盛满柔情的漩涡……

无间 红颜

之袖手天下

素子花殇

【作品】

SUZI
HUASHANG
上



一张面具，
她是皇帝的棋子。
卖身为奴，
她成为他的王妃。

她机关算尽，
只为收集他
『通敌叛国』
的证据。

他将计就计，
颇具耐心地等她
入『瓮』……

人气作家素子花殇
《龙藏凤隐》后再
续极致情缘

新世界出版社

无问 红颜

之袖手天下

素子花殇

【作品】

SUZI
HUASH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间红颜之袖手天下：全2册 / 素子花殇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04-5595-7

I. ①无… II. ①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0392号

无间红颜之袖手天下

作者：素子花殇

策划编辑：张铁成

责任编辑：袁 静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nwpcd@sina.com

印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980mm 1/16

字 数：932千字 印张：32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595-7

定 价：65.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无间红颜

袖手天下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有人疯了	1
第二章	一石二鸟	22
第三章	蓄意试探	41
第四章	果然是你	61
第五章	你就是影	81
第六章	事情真相	103
第七章	人会变的	124
第八章	皆是喜脉	144
第九章	素问之死	166
第十章	一夜惊变	187
第十一章	新帝登基	208
第十二章	再也不赌	230



无间红颜

袖手天下

目录

第十三章	全军覆没	253
第十四章	将她赐死	275
第十五章	他的疯狂	296
第十六章	一舞倾城	319
第十七章	毁了棋子	341
第十八章	失忆重生	363
第十九章	再次相见	385
第二十章	甘心入局	404
第二十一章	成全了谁	426
第二十二章	娘娘死了	446
第二十三章	残酷真相	465
第二十四章	人世良辰	485





第一章 有人疯了

奴鸦，南轩京城最大的女奴市场。

大堂里，一排排女人被绑着手脚、跪在台上，乞求着被有钱的人家买走。她们大多是孤儿，被外地的人贩子贩卖而来，也有一些是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迫于无奈，被父母所卖。但即使是后一种，一般也会装作自己是孤儿，因为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心思，他们要的就是孤儿，孤儿的家世背景单纯不会有太多牵绊。

市场的二楼被隔成数间雅阁，但凡愿意多出银两的主顾就可以不必去拥挤的大堂，管事的会将资质较好的女人一个个送到雅间来任其挑选。

兰阁，金镂窗边，一抹挺拔颀长的身影负手而立。他一身紫色华袍，头顶冠玉簪成一个公子髻，脑后墨发轻垂，剑眉长飞，皓月薄唇，一双深幽的黑眸微眯着，正透过窗棂看着闹哄哄的大堂。

“这位公子久等了，我是一个一个地带她们上来让公子挑选，还是叫她们一起上来？”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

“不用了，”紫袍男子缓缓地转身，淡漠地膘了他一眼，又回过头去看着窗外，伸手指了指其中一个跪在大堂中央台子上的女子，“就将她带过来吧！”

很快，人被带了上来。冷祁宿坐在案前，静静地打量着跪在面前垂眸颌首、身子微颤的女子，薄唇轻勾，“哑巴？”他刚才观察了良久，大堂中所有的女子都是竞相推荐着自己，只有她一直蜷在那里，一声不吭。女子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揉搓着衣襟，半晌，才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是？”冷祁宿眸光微闪，垂眸略一沉吟，“不是就好，叫什么名字？”

女子一怔，缓缓地抬起眼角，偷睨了他一眼，骤然撞上他的目光，又被吓得慌忙垂下眸子，脸色微白，抿了抿唇，才怯怯地说道：“奴……奴婢，陌……妆。”

“陌妆？”冷祁宿食指轻叩着桌面，睨着她，黝黑的眸子如同万丈深潭，“为何你不像她们一样推销自己？难道你不想早点寻个好人家吗？”

“奴婢……”女子的身子愈发抖得厉害，“奴婢嘴拙，不……不知道该怎么推销？”

“是本地人吗？”

女子摇了摇头。

“父母可还安在？”

女子还是摇头。

“识字吗？”

女子继续摇头。

“如此，本王买了。”冷祁宿起身，优雅地踱到她的面前，缓缓地弯下腰，凑在她的耳边，“记住，即刻起，你就是李飞将军的义女李陌妆。”

女子一震，似乎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买了”二字是听懂了，稍愣片刻，便感激涕零地匍匐在地，“多谢公子。”深埋在胸前的小脸露出一抹不易觉察的笑容。

南轩武帝二年，三月初六，黄道吉日。四王爷冷祁宿大婚，迎娶李飞将军的义女李陌妆。一直只有两个儿子的李将军何时有个义女，同朝为官的同僚竟然都不知道。直到四王爷冷祁宿朝堂之上请旨赐婚的那日，众人才得知此女，虽然有些愕然，可这毕竟是李将军家的私事，旁人也不便多问。

红绸铺天盖地，喜乐连绵不绝，迎亲的队伍更是浩浩荡荡、绵延几里。行至一片小树林，不知何故，骤然一阵疾风平地而起，扑面而来的风沙顿时迷了人眼，随着疾风涌动的还有一股浓郁的异香，众人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就已纷纷晕倒。

轿子骤然落地，鸾轿中的女子吓了一跳，她抬起喜帕，正欲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轿帘倏地被人从外面掀开。是一个男子，白衣胜雪、惊华绝艳，伫立在早春的朝晖下，如同谪仙一般，不沾一丝凡气。

“逸哥哥”女子欣喜万分，突然想起什么，又警惕地望了望四周，“你怎么来了？”

男子浅浅地笑着，笑容如日月霁光一般迷人，他弯腰走进轿里，温柔地执起女子的手，“霜儿，对不起。为了我，要你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逸哥哥……”女子张嘴正欲说什么，却被男子纤长的手指轻压上朱红的樱唇，漆黑如墨的眸，如同盛满柔情的旋涡，他薄唇轻启：“霜儿，你放心，大功告成之日，便是我以天下为媒，娶你为妻之时，此物为证！”

腕上蓦地一凉，女子垂眸一看，滑入皓腕的赫然是一枚凤血玉镯。温润剔透的红色，衬着如雪的肌肤，甚是夺目。她还未及作出反应，只听得一阵衣袂翻飞的细响，已不见了男子的身影。

半个时辰后，迎亲的队伍又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地往四王府而去。众人对刚才那昏迷的半个时辰记忆是空白的，所幸鸾轿里的新娘子也无半点闪失。

莫霜坐在轿中，视线被头上的红帕所挡，随着轿子的摇晃，一颗心也跟着跌宕起伏起来。对，她就是那日女奴市场被冷祁宿买下的那个女子，陌妆不过是她胡诌的一个名字。她戴着人皮面具装成一个怯懦的女奴，目的就是想要打入四王府。

第一步计划，成功！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冷祁宿竟一下子就让她坐上王妃的位子。她知道，自古生在帝王家，就有很多的身不由己，王妃之位历来就是政治的棋子，而且听闻当今太后和皇上都有给冷祁宿指婚的打算。他之所以找了她这么一个没身份、没背景的女人先占了这个位子，就是因为不想被他们捏住了这颗棋。而让她挂着李飞将军义女的名义，也不过是让皇室里的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而已，毕竟皇家婚姻讲的是门当户对。

传闻，冷祁宿三岁会吟诗作对，八岁饱读诗书兵书，十四岁领兵上战场，十八岁平定四邦，虽屡立奇功，但因为庶出，并不受先帝文帝赏识。文帝驾崩，七王爷武帝即位，冷祁宿就开始淡出朝政，深居简出，不仅极少参与政事，更将手中兵权交予朝廷，从此过着淡泊的王爷生活。他这样一个人，当真有着不可告人的心思吗？

莫霜摩挲着腕上的玉镯，陷入了沉思，她能顺利地替逸哥哥找到这个男人通敌叛国的证据吗？

幽梅苑，红烛摇曳、熏香袅绕，一室的大红透着婚庆的喜气和奢华。

莫霜头顶喜帕，端坐在床沿边上，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她嫁人了，新郎却不是逸哥哥。虽说她也是为了逸哥哥而来，但心中终究有些不是滋味。天下为媒，娶她回去，那时的她怕已是蒲柳之身了吧？

“王爷！”婢女的声音，将她的思绪一下子拉了回来。门吱嘎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有沉稳的脚步声走了进来，越来越近。

他来了！任凭她一向冷静，此时的一颗心却也难以抑制地狂跳起来，扑通扑通的声音，一下一下强烈地撞进自己的耳朵里。

这时，手端喜秤、合卺酒的喜娘和婢女们也鱼贯而入。冷祁宿走到莫霜前面站定，回头，黑眸扫过众人手上托盘中的物件，冷冷地开口：“是不是少拿了一样？”

喜娘一惊，这才想起，这个男人洞房之时，都要求在府中小鱼塘里抓起一对金鱼养在鱼缸中，置于新房内，以示鱼水之欢。府里的每个女人娶进来的时候都是这样，今日，她竟把这茬儿给忘了。脸色一白，扑通跪在地上，连忙示意边上的婢女赶快去办。

冷祁宿面沉如水，竟也未曾怪罪，只淡淡地瞥了她一眼，朝众人衣袖一挥，“东西放着，都下去吧！”

只剩两人，屋内一下子变得尤为静谧。从喜帕下面的缝隙，只能看到男人金丝银线的软

靴和一截大红的袍角，莫霜紧紧地拽着衣襟，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骤然，眼前一亮，喜帕被人掀开。她心跳骤停了一秒，不过旋即又恢复正常，紧抿着樱唇，低垂着眉眼，一副娇羞怯懦之态。冷祁宿眸光微闪，伸手缓缓地挑起她的下巴，轻声说道：“看着本王！”

那日女奴市场，没看得真切，今日这般梳妆，发现她竟比府中女子不差分毫，特别是浅笑含娇的怯懦模样，更是无双。见她虽然被挑起下颚，却依旧没有抬眸，两排纤长卷翘的睫毛微颤，在眼窝处留下两排好看的剪影，他不禁勾起唇角，“怎么？怕本王？”

莫霜咬着下唇，点了点头，忽然想到什么，又赶快摇了摇头，一张小脸红了个通透。

“终究还是一个怕字！”冷祁宿低低一笑，松开她的下巴，一甩袍角，在她的旁边坐下，“本王又不是什么食人的猛兽，难道王妃准备一辈子都不看本王？”

莫霜一怔，犹疑了片刻，这才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睑，看向近在咫尺的男人。四目相接，她就猝不及防地撞进一双黝黑的深瞳里。很多年之后，她依然记得这夜的这一眼，这似笑非笑、似兴味似寡淡一眼。

一身大红喜袍，头顶红玉绾发，脑后墨发轻垂，刀削一般的轮廓，绝美的五官，俊美无俦得如同神祇。她就这样怔怔地看着，忘了移目。

“打算看多久？”男人兴味地开口，莫霜感觉到腰上忽地一重，男人的大手竟然握上了她纤细的腰肢。

“啊？”触电一般，她身子一僵，回过神来。大手骤然用力一带，她就结结实实地跌进他的怀里。淡淡的龙涎香萦绕在鼻尖，她挣也不是，假也不是，一时间，心中如小鹿乱撞。送金鱼的婢女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只要你乖乖听话，本王可以给你锦衣玉食、给你荣华富贵。”冷祁宿贴在她的耳边，温热的唇若有若无地触碰着她的耳垂，惊起她一阵阵战栗。他的声音磁性低沉，如醇酒一般，可莫霜还是听出了话里的几分寒意和警告。

这才是他娶她的目的，跟爱无关。

她还在咀嚼着这句话，冷祁宿猛地将她扳倒在床上，一个翻身就将她薄颤的身子压在身下。

“啊！”莫霜大惊，本能地惊呼，只觉得一颗心似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冷祁宿眸光微闪，唇角勾起一丝寒凉的笑，他开口，微热的气息喷薄在她的脸上，“害怕？还是不愿意？”

“不……不是……”

送金鱼的婢女怎么还不来啊？

“呵……”他低笑，骤然眸色一寒，冷冷地说道：“说吧，你是谁？”

莫霜心尖一抖。他的手就放在她的颈项，虽然只是轻轻地放着，但让人觉得只要稍稍用

力，随时可以扼断她的咽喉。寒芒如刀！恐慌从心头划过，还没达眼底，水眸中已弥漫着水雾，雾气越来越重，泪就从眼眶中溢了出来，“奴……奴婢……”

“王妃要自称妾身！”冷祁宿厉声打断她的话。

“妾身……陌妆……哦，不，妾身……李陌妆！”

她的脸色泛白，咬着唇畏惧地看着他，梨花带雨，一副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的模样。她瑟瑟发抖的样子，让身上的男人微微一怔。眸光微闪，他又勾唇一笑，“回答得很好！你就是李陌妆，否则也对不住李将军如此厚待与你。”一边说，纤长的手指一边似有意似无意地摩挲着她腕上的玉镯。

原来如此，原来是玉镯让他怀疑了她的身份，也是，一个卖身的女奴何来这般贵重的首饰？好一个心细如针的男人！不过，她早有防备，凤血玉镯早已被她收起来，如今腕上带的还真的是李将军的夫人送给她的镯子。

“王爷教训得是！奴婢……妾身临行前，将军夫人还赠与妾身一枚玉镯和一枚玉簪作为嫁妆，将军府对妾身来说，恩同再造，能做李……陌妆，是妾身的福气，妾身……妾身高攀了。”

“嗤……”冷祁宿低低一笑，手自她的腕上离开，来到她的眉心处，指腹轻描上她的黛眉，低醇的声音流泻，“还算知晓情理，不过……”他低头一口含住她莹白的耳垂，轻轻撕咬，“本王最喜欢的还是乖巧听话的女人，出身如何不重要，有无才情也不重要。”莫霜如同瞬间被雷电击中，一股酥麻从耳垂迅速蔓延至全身，她僵直着身子，有些不知所措。

骤然，传来细碎的敲门声，门外有人轻唤着，“王爷。”

冷祁宿微微一怔，从她的身上离开，理理衣袍就走去开了房门。莫霜心中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她缓缓地坐起，轻抬起眼角，透过大红的帷帐，依稀看到是一个婢女装扮的女子，手里端着一个鱼缸。果然是过来送金鱼的。有好戏看了！她微微勾起唇角，一丝狡黠从眸中掠过。

“送金鱼不一直都是小红的事吗？怎么是你送过来？”

“王爷，出事了。”

冷祁宿眉心微蹙，“何事？”婢女似乎欲言又止，片刻才说：“王爷到前院看看便知道了。”

冷祁宿脸色稍凝，抬步走了出去，连招呼都没跟床上的人儿打一声。莫霜撇撇嘴，不就是鱼池里的金鱼死了吗，至于说得这般严重和神秘兮兮？

是的，是她干的。为了打入王府，她做了很多功课，当然知道冷祁宿新婚之夜摆金鱼的习惯。为了制造点小意外，阻止这个男人真的和她入洞房，今日她被喜娘牵着走过小鱼池的时候，特意用弹指神功将一种叫曼陀罗的药物弹进了鱼池里。

看来是有效果的。正暗暗得意，忽地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响起，抬头，就见那个婢女走了

进来。将小鱼缸轻轻置于桌案上，她一个回头，见莫霜正在看她，便对着莫霜浅浅一笑，欠身行礼，“奴婢玲珑见过王妃，祝愿王爷王妃鹣鲽情深、白首到老！”

一对小梨涡，甜美清新，如同破晓的朝阳一般明艳动人，做一个婢女有些可惜了。莫霜不免又多看了她几眼，微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待玲珑走后，她连忙下床，捧起小鱼缸，看着游得正欢的两条鱼儿，满脸满眼的难以置信。怎么回事？明明下了药的，药性还很强的，金鱼却没事。那刚才玲珑所说的出事了又是什么？

冷祁宿一直没有回来，她拥着薄被，辗转反侧，一直到后半夜才浅浅睡去。

翌日清晨，莫霜梳妆时，从随侍婢女百合口中得知，昨夜果真出事了，一个叫小红的婢女，在鱼池里捞金鱼的时候，不慎落入池中，被人救起后，不知何故，竟疯了，闹得天翻地覆。

金鱼没事，人却疯了？莫霜诧异不已，她很清楚她的那个药是不会致人疯魔的。奇怪的是，冷祁宿竟也没要求彻查此事，只是让人将小红关起来而已。众人皆道，婢女的命如蝼蚁，疯了便疯了，只有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百合说冷祁宿派人来传话，要过来一起用早膳。盥洗梳妆完毕，她便坐在案桌旁静静地候着。可等了好一会儿，没等来冷祁宿，倒是来了一群女人，个个精妆打扮，姹紫嫣红一片。

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鹅黄色对襟云锦裙的女子，生得甚是绝艳，可眉目之间却满透着骄横和盛气凌人。莫霜心想，此人应该就是冷祁宿的侧王妃云潮汐了，当今云墨将军之女，当朝太后的亲侄女。

只见她袅袅婷婷地上前，对着莫霜盈盈欠身，“妹妹们来给王妃姐姐请安。”其他几人也跟着一起躬身行礼。莫霜连忙起身，虚扶了一下，咬了咬唇，局促地说道：“妹妹们……无须……无须多礼！”

她慌乱的样子，让众人一怔。几人互递了个眼色，纷纷落座，很快，个个脸上就浮起讥诮和不屑。众人眉眼间的变化莫霜尽收眼底，她要的原本就是这个效果。

“听说，昨夜一个婢女疯了，不知有没有惊到姐姐？”一身着粉红裙的女子率先开了口。

“没……没有。”莫霜讪讪一笑，摇了摇头。

“燕妹妹这话问的，姐姐是李大将军之女，什么大场面没见过，怎会被一个疯魔的婢女惊到？”云潮汐手拿丝绢轻轻掩口，皮笑肉不笑，“不过，说来也真是奇了，一个好端端的人竟说疯就疯了，虽然新婚之夜出这种事，实为不吉，但姐姐也算因祸得福啊，免了去宫里

请安。”

莫霜抿着唇，一声不吭，心里却还是有些震惊，没想到消息传得如此之快，连宫里都知道了，想必散布消息、等看笑话的小人不少吧。

“听说，王爷也甚是生气，昨儿夜里将小红关起来后，就一直待在书房，没回姐姐这里。”

“是啊，大喜之日出这么晦气的事情，也难怪王爷生气。还望姐姐不要往心里去，身体要紧。”

“是啊，是啊！”众人跟着一起附和。

莫霜微微低着头，眼角的虚光冷冷地看着大家七嘴八舌，心中只觉得可笑至极。

这时，门口传来婢女行礼的声音，“王爷！”冷祁宿一袭紫袍，走了进来，挺拔的身材、俊朗的五官、气度高洁得如同九天外走来的谪仙。众女子都纷纷欠身行礼，莫霜也起身跟着大家一起微微躬身。

“都起来吧，你们倒是早得很。”冷祁宿微抿着薄唇，目光淡淡扫过众人，冷峻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到莫霜时，却是勾唇一笑，走到她的跟前，将她轻轻扶起，“昨夜睡得可好？”

“嗯。”莫霜浅笑着点了点头。

“身上可有不适？”他一掀袍角坐于案桌边的楠木椅上，含笑看着她。

莫霜一怔，自是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却吃不透这个男人的心思。明明昨夜两人什么也没做，此时，他却这般问她。是替她在这些女人面前挣回面子？还是别的？一时拿捏不准，她只得红着脸扭捏不语。

这时，几个婢女鱼贯而入，小菜、米粥、点心摆了一席。冷祁宿低低一笑，抬手亲自拨了一小碗米粥放到她的面前，“等了那么久，快吃吧。”说完，又低头捏着瓷勺拨动着自己碗里的米粥，抬眸见她痴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微微挑眉，“怎么？不合胃口？”

“不……不是！”莫霜勾着头，偷睨了一眼被当作空气的众人，窘迫得不行，红着脸拿起瓷勺舀起一勺送到嘴里。

几个女人何时见王爷对谁这般好过，脸色瞬间变得一个比一个难看。云潮汐更是挂不住，忍不住就喊了一声：“王爷！”

冷祁宿抬起眼睑，瞟了她一眼，淡淡地说道：“难为你们那么早来请安了，都散了吧！”

众人羡慕嫉妒恨，自知无趣，只得齐齐起身告退，云潮汐更是恨不得将下唇咬出血去，却也只得巴巴地一跺脚，随众人离去。

一顿早膳用得很诡异，一个神态自若、优雅至极；一个低头不语、局促不已。好不容易，早膳用完，冷祁宿说有事离开了，吩咐百合带着她在王府里四处走走，熟悉熟悉环境。

其实，四王府大致的构造她还是清楚的，月黑风高的夜晚，她曾偷探过两次。白天可以毫无顾忌地四下走动，她自是求之不得。

百合带着她在整个王府走了一圈，跟她讲了一些王府的情况和规矩，王爷的喜好和厌恶。偌大的一个王府转下来，已是过了大半个晌午，除了发现王府里侍卫不少，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倒是在经过前院的小鱼塘的时候，她特别留意了一下，果然依旧是成群的鱼儿在里面嬉戏。

一直到天黑，冷祁宿都没有再出现。用过晚膳，他派人过来传话，说和十一王爷在书房下棋，可能会下得很晚，让她先睡。她自是明白他的心思，娶她这个王妃只是为了占个位子而已，想来他应该和她一样，其实都是无法从心里接受对方吧？不过，如此这般，她自是求之不得。

沐浴过后，她借口自己睡觉不喜欢有人站在旁边，将百合遣了出去。关上门的她俨然变了一个人，脸色清冷、目光睿智凌厉。

她快速地取出藏于床底下的夜行衣穿上，又将鱼缸里的水取出一些，装进一个小瓷瓶中，盖上盖子，藏于袖中，轻轻地推开窗户，一个纵身，翩然得如同一只黑蝴蝶，迅速隐没在暗夜里……

书房内，一豆烛火，墨香袅绕，冷祁宿一袭轻薄的中衣，坐在案前，看着手中的书卷，另一手执着毛笔，时不时地重重落下一记。边上，婢女玲珑微拢着袖管，轻柔地研着墨，时而抬眼睨向身边的这个男人，眼角眉梢都是暖意。

“十一爷回去了吗？”冷祁宿从书中抬起头。

“这会儿应该还在紫云轩。”

“嗯”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垂眸看向手中的书卷。

“王爷今夜不去王妃那里吗？”玲珑抿了抿唇，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去了，方才本王经过幽梅苑的时候，见里面灯已熄了，应是已经睡下了。”

“哦。”玲珑垂下眸子，又往砚台里加了一些水。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云潮汐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身上只着一袭单薄的寝衣，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她柔声唤着，“王爷！”

冷祁宿从书中缓缓抬起头来，面色沉静，目光微凉，“春寒料峭，潮汐为什么穿那么少走来走去？”

“王爷，”云潮汐小嘴一撅，径直上前，歪进他的怀中，玉臂吊在他的脖子上，一对浑圆紧贴着他的胸膛，蛇一般拱动，“王爷，今日进宫，太后又问起妾身肚中有没有怀上……”

冷祁宿一脸清冷，缓缓地将手中的毛笔置于砚台上，抬眼看向玲珑。玲珑会意，脸色微冷，低垂下眉眼，对着两人微微一鞠，“奴婢告退！”

幽梅苑，莫霜将夜行衣褪下，藏到床底，就连忙钻进被褥里面躺下，一颗心却久久不能平复。刚才她拿鱼缸里的水去蓝翼门让人分析了一下。原来，水里还被下了另一种药，一种在室内挥发以后可以使人不孕的药。她投进去的曼陀罗和这种药发生了反应，就产生了另一种药性，一种可以乱人心智、让人疯癫的药性。

难怪金鱼会没事，难怪小红会疯魔。难怪每每洞房之夜，都要摆上一对戏水的金鱼，原来竟是这个目的。

很显然，是冷祁宿所为，只是，他为何这样呢？连自己的子嗣都不要？看来，这个人淡如菊的王爷确实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他的水太深了，她根本摸不透，他可以温柔地像个情人，也可以森冷地像个杀神。想起昨夜，他问她到底是谁时的眼神，寒芒万丈，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百合——”她坐起身对着门外唤道。

“奴婢在呢，王妃有何吩咐？”百合走了进来，将桌上的宫灯掌起。

“现在什么时辰？”她假意揉着惺忪的双眼，打着呵欠，“王爷来过吗？”

“回王妃的话，子时了。王爷先前路过，见王妃已经熄灯睡下了，就没进来。”

莫霜心中咯噔一下，他竟然来过，这个多疑的男人应该没发现她不在吧？

“王爷如今还在书房和十一爷下棋吗？”

“不知道呢，每次十一爷过来，他们都会下得很晚。”

“哦！”莫霜略一沉吟，便掀开薄被，从床榻上下来，朝百合吩咐道：“替我准备一些糕点！”

书房内。

云潮汐抓起冷祁宿的手放在自己胸口，粉面含春，眸光迷离，“王爷，妾身有多不堪，王爷竟要这般对妾身？”

冷祁宿低低一笑，“你很想要？”

云潮汐没有回答，有些哀怨地望着他，水眸中流转着炙热和急切。是的，她很想要，一直想要，可是这个男人竟从未碰过她。她不服气，她和那个李陌妆同样都是将军的女儿，而且她还先嫁入王府，冷祁宿只给她一个侧王妃的名义也就算了，却如此冷淡地对她。

“这般如何？”冷祁宿似笑非笑，大手在她胸口重重一捏。

“嗯……”云潮汐好像甚是享受，半合起眸子，喉间更是难以抑制地逸出一声轻哼，身子也像被点燃了一般，滚烫火热起来。似乎不再满足于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云潮汐抓起他

的手，直接滑进了自己的衣衫里面。

看着怀中意乱情迷的女子，冷祁宿凉薄一笑，“舒服吗？”同时，手中骤然用力，再次重重一捏。

“啊——”女子尖叫一声，不知是舒服，还是难受，接着又嗔怪道，“王爷好坏啊！”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喜出望外。说完，她又探起身来寻着他的唇凑了过去，冷祁宿拧眉，头微微一偏，火热的朱唇就落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时，门忽然开了，莫霜手端着一盘糕点出现在门口。显然是被这旖旎无边的一幕震撼得有些懵，她竟杵在那里忘了抬脚，不是和十一爷在下棋吗？怎么……

直到两人都转过头看她，她才猛地回过神来，大惊失色，语无伦次地解释着，“我……妾……妾身一觉醒来，听闻王爷和十一爷还在下棋，想……想必有些饿了，就拿了一些……一些点心过来，并……并非有意坏王爷的好事。”

不敢看两人的眼睛，她勾着头说完，就仓皇转身，准备朝外逃去。她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让冷祁宿知道她一直在，二是看看能否撞破点什么他和十一王爷的秘密。事实证明，她来错了。

“回来！”她的前脚刚迈过门槛，后面就传来冷祁宿清冷的声音，“既然是来送点心的，为何又端了回去？”

脚步滞住，她略一沉吟，终究还是吃不透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意思。只得转身，怯怯地往回走，抬眸瞬间正好撞上他深邃的目光。冷祁宿淡笑着，大手缓缓自云潮汐领口处抽出说道：“难为你了，睡了一觉，还得起来。”

莫霜垂眸颌首，弯了弯唇，未语，躬身上前，将手中的胭脂糕轻轻置于二人面前的桌案上，眼角的余光看见云潮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煞是难看，一双如刀的目光更是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了一般，心中不禁想，这次梁子结大了。其实，树敌太多，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只是，这个男人总是会在一些时候，将她推到风口上去。

“潮汐这么晚来书房，想必也饿了，不如，一起尝尝？”冷祁宿拈起一块胭脂糕放到嘴里，轻咬下一口，缓缓咀嚼。然后侧首看着云潮汐，绝艳地笑着，眼底却没有一丝温度。

云潮汐苍白着脸，抬手将敞开的衣领拉上，遮住一大片外露的春光，就起身行礼，“多谢王爷，妾身不饿，太后这几日凤体违和，要妾身每日去宫里随侍着，明几个还要早起，妾身就先回去休息了。”

“去吧！”冷祁宿挥了挥手，抬眸望了一眼静立在边上的莫霜，“跟太后说，等她老人家身体好点，本王和王妃去给她请安。”

“是！”云潮汐欠了欠身，转身的刹那，睨了一眼莫霜，水眸中寒芒一闪。莫霜故意吓得一哆嗦，连忙朝冷祁宿行了个礼，“王爷慢用，妾身也告退。”

冷祁宿瞟了她一眼，也不应允，只是慢慢斯文地咀嚼着，抬手端起案桌上的一个茶盏，

抿了一口，剑眉深蹙道：“玲珑人呢？茶都温吞了也不知道换。”

“王爷莫要生气，妾……妾身去换了便是。”莫霜怯怯地上前，伸手欲接过他手中的茶盏，一个慌乱，竟碰到他的手，触电一般，她又连忙缩了回来，脸立即就红了个通透。

“呵……”看着她的样子，冷祁宿低低一笑，透着愉悦，正欲开口再说什么，就听到门口云潮汐一声厉喝，“不长眼睛的狗奴才！”

下一瞬，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响彻在静谧的夜里。

冷祁宿和莫霜皆是一怔，循声望去，就看到门口，玲珑一手端着茶盏，一手捂着脸颊，低着头，似乎在跟云潮汐道歉。冷祁宿看了看两人，眸光微敛，沉声问道：“怎么回事？”

“这个奴才走路不带眼睛，竟将茶水泼溅到妾身的衣服上！”云潮汐指着玲珑咬牙切齿，一对杏目都能喷出火来。

“不就是一身衣服吗？回去换下就是了，至于跟一个下人生这么大的气吗？”冷祁宿面色沉静，淡淡地说着，可莫霜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寒冷的气场正在弥漫。

“就是因为是个下人，更要好好教教规矩，身为王爷的随侍婢女，不在门口守着，跑哪儿偷闲去了？”云潮汐依旧不依不饶，扬手作势又要朝玲珑的脸上甩过去。

莫霜心下冷笑，原来打了半天这才是根本原因，这个女人怪玲珑没在外守着，让自己这样闯了进来，坏了她的好事，只是苦了玲珑。

眼见着巴掌就要重重落下，“住手！”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莫霜一怔，看向冷祁宿，正好迎上他投过来的目光，黑眸中有一丝怔愣，似乎没想到她会和他同时喊出这话来。心口一突，莫霜连忙垂下眸子，抿了抿唇，便不再说什么。

冷祁宿又转眸看向手僵在半空中的云潮汐，目光寒凉，“你也知道她是本王的婢女啊，几时本王的人要你来教规矩？”

云潮汐脸色一变，马上一副委屈至极的模样，“妾身……妾身也是为王爷……”

“快回去换衣服吧！”冷祁宿打断她的话，末了，又朝玲珑招了招手，示意她将手中的茶盏呈给他。玲珑咬着下唇，眸中泪花盈盈，终是忍住没落下来，她再次朝云潮汐鞠了一躬，就朝屋内走来。云潮汐自知无趣，冷哼一声，扭头往外走去。

两人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云潮汐不知何故，竟踩到了玲珑的裙裾上。玲珑陡然失去平衡，猝不及防，她惊呼一声，直直地朝前扑去。

“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人影冲了上去。人身倒地的声音、瓷器摔碎的声音、硬物撞击的声音，响彻在书房。冷祁宿手指微动，终是按捺住了，看着齐齐倒在地上的莫霜和玲珑，他抬眼看向云潮汐，肃杀的目光森冷得如同腊月飞霜，薄唇紧抿，虽不语，却俨然一个杀神。

云潮汐全身一凛，只觉得那种蚀骨的冰凉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脸色煞白，连忙转身仓皇逃窜。

“王妃没事吧？奴婢卑贱之躯，怎能让王妃这般舍身？”莫霜那般不顾一切地冲上来，玲珑有些意外，却也顾不上多想，连忙爬起身，将她扶起。

“无碍，”莫霜淡淡一笑，垂眸看了看有些刺痛的手腕，方才倒下去的时候，正好倒在了摔碎的茶盏碎片上。想必是已经出血了，那此地就不宜多留，倒不是因为怕别人看到她受伤，而是怕别人看到她腕上的那颗东西。

“妾身告退！”她欠了欠身。

冷祁宿缓缓地站起身，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她的手腕，又盘旋在玲珑红肿的脸颊上，眸光微敛，开口说道：“来人！扶王妃回去休息！”

回到幽梅苑，支走百合，她自己简单地清理了一下伤口，就睡下了。今夜之事，虽说没有达到她的初衷，但是她从中倒是看出了一些端倪。

云潮汐仗着太后的关系自命不凡、嚣张跋扈。冷祁宿够隐忍，够沉得住，虽然他未动云潮汐分毫，但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震怒，以及他对下人的维护，这也正是她冲上去想扶住玲珑的原因。云潮汐那边反正梁子已经结下，也不在乎多一笔，但是，她挺身而出，不仅可以让玲珑欠她一个人情，最重要的是想让冷祁宿心中有所起伏。

乱七八槽想了很多，一直到后半夜，她才浅浅睡去。朦朦胧胧之间，感觉到腕上一阵清凉，轻柔的触感来来回回，似乎有人在涂抹什么。一个激灵，她猛地坐起身来。

“别动！还没好！”

是他。

“夜这么深了，王爷还没歇下。”莫霜微微低下头，暗自庆幸，刚才自己差点本能地就露出了武功，还好，还好。

“这是凝脂露，擦在伤口上，不仅痊愈得快，日后也不会落下疤痕。”冷祁宿低垂着眉眼，将锦巾一圈一圈轻柔地缠在她的伤口上，再打一个结，温柔的极致也不过如此。皎皎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将他俊逸的脸镀上一层月华的颜色，莫霜怔怔地望着他，竟有一些恍惚。

“这个东西不能留！”他抬起眸子看着她，月光下，黑曜石一般。莫霜有些没反应过来，以为他说的是疤痕，直到他将一粒褐色药丸递到她的面前，她才明白。他说的是她腕上的守宫砂。

是啊，不能留，她知道。今夜她在书房里不敢让他们发现她腕上受伤，就是怕这个东西被人看到。只是，想起刚才他帮她擦药，极致温柔的样子，不知怎地，心情竟有些落差。原来，他是为这个而来。

如今给她这么一粒药，是不是跟她表明他的态度，不会和她有夫妻之实？很好，如此这般，她求之不得。